

散文

流凌吴王渡

□杨进元

元旦在家宅到下午的时候，总觉得如此美好的节日，还是要做些什么来庆祝一下。正好，这两天气温下降，应是黄河流凌的时节，便自驾车去了吴王渡。我们这里是全省唯一没有山的县，一马平川，适合农业生产，衣食基本无忧，只是玩的地方少得可怜。还好，这里有两条河，一条是自东向西贯通临猗全县的涑水河，一条是自北向南环绕县境西沿的黄河。以前的涑水河是条季节河，时不时还有河水下来。而黄河，始终像母亲的臂弯一样，紧紧地整个县域搂在怀中，哗哗的流水像乳汁一样，滋润着这一方水土，也哺育着这一方人。

看河，已经成了这里人深植血脉里的习性。我不是沿河居住的人，可每过一段时间，还是要开车几十里去看看黄河，去的最多的就是吴王渡。吴王渡是一个古老的渡口，据说由晋国公子重耳建造，兴于两汉，盛于大唐，明清时与禹门渡、风陵渡并驾齐名。相传这里曾发生过韩信在木罍渡河生擒魏王豹的故事，也发生过英雄儿女在这里狙击日军的战事。当然，这里更多的时候是店铺林立、商贾云集，晋煤、潞盐通往秦、豫的漕运古渡。

每次来吴王渡，总是带着一肚子的心事。大河瘦了还是涨了，水流靠东还是靠西，鹳雀多了还是少了，岸柳枯了还是绿了，浮桥断了还是合了，芦苇高了还是低了，荷花红了还是败了，沙洲大了还是小了，洪峰来了还是走了，包括沿黄旅游公路是停工了还是修通了，渡口摆地摊的是生意好了还是坏了，这些都是让人牵肠挂肚的事！每次见到摇摆不定的河道，就像看见自己曲折的经历；看到奔腾不息的河水，就像感知自己壮心不已的执念；听到或疾或徐的涛声，就像听见自己鲜活有力的脉动。

是的，黄河就像是自己放大了的人生，而简单的一个人，还真就像是黄河的微缩版。忙的时候去，闲的时候去，不忙不闲的时候也去；高兴的时候去，不高兴的时候去，高兴不高兴的时候都去。几个人一起去，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去，到吴王渡的黄河边走一走，高崖下，堤岸旁，了却了自己对她的牵挂，或肥或瘦，或东或西，或急或缓，或浊或清，看一眼，黄河还是那个黄河，而我却少了些心浮气躁，多了些从容踏实，目光所及处，雄浑的黄河直上心头，无垠而浩荡。那种感觉，就像一个人在外奔波，总是要抽空回家看看母亲，见上一面，看上一眼，说上几句话，或许改变不了她的苍老，但却能像镇静剂一样，让自己的心虚、不安、焦虑、烦躁等情绪减缓许多。

黄河里流淌的不只是水，而是一种季节，一种物候，一种情怀，一

种乡愁。早在北宋年间，人们根据黄河水汛涨落，便各立其名。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载：“自立春之后，东风解冻，河边人候水，初至凡一寸，则夏秋当至一尺，颇为信验，故谓之‘信水’。二月、三月桃花始开，冰泮两积，川流猥集，波澜盛长，谓之‘桃花水’；春末芜菁华开，谓之‘菜华水’；四月末，莜麦结秀，摧芒变色，谓之‘麦黄水’；五月瓜实延蔓，谓之‘瓜蔓水’；朔野之地，深山穷谷，固阴沍寒，冰坚晚泮，逮乎盛夏，消释方尽，而沃荡山石，水带矾腥，并流于河，故六月中旬后谓之‘矾山水’；七月菽豆方秀，谓之‘豆华水’；八月葵乱华（即芦苇花开时节），谓之‘荻苗水’；九月以重阳纪节，谓之‘登高水’；十月水落安流，复其故道，谓之‘复槽水’；十一月、十二月断冰杂流，乘寒复结，谓之‘蹙凌水’；水信有常，率以为准。非时暴涨，谓之‘客水’。”

黄河的汛期是惊心动魄的，也是美不胜收的。春天桃花汛，夏天伏汛，秋天秋汛，冬天凌汛。桃花汛是惊艳的，春天河水骤涨，两岸桃花，倒映其间，美不胜收。伏汛和秋汛是惊心的，夏秋暴雨洪水，浊浪滔天，更早的时候，还会从上游冲下满河的炭、木材、西瓜，下游人捞了自用。凌汛是惊艳和惊心糅杂在一起的，一河冰花在阳光下流淌着、绽放着，一河冰凌在大水中冲撞着、翻卷着，娇柔和粗犷、文静和奔放，凝固和奔腾、落寞和坚守、冰冷和阳光，把流凌的万般气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到吴王渡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的光景。冬日的午后，尤其是这个时段，阳光的温度不高，却极其干净、明澈、纯粹，从天而降，慢条斯理地聚拢在这里，越积越厚，像一床白到极致的羽绒被，把黄河拥裹得严严实实。渡口上看河的人不多，三三两两，最多不过七八个人，一个个都穿着笨厚的衣服，从头裹到脚，企鹅一样，望着眼前晶莹、凛冽、冷傲的冰河。

黄河出壶口过龙门，到这里时河面骤宽，涨水时波涛汹涌，茫茫无边；水小时，河道里裸露出无数块或大或小的沙洲，当地人叫“鸡心滩”。今天的黄河，远处是一片白到刺眼的冰封世界；近处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流动冰川；而大河正中是一块略微凸起的沙洲，大概有四五个足球场大，貌似黄河的河眼。白的冰，黄的沙，如此鲜明的对比，和著名的乾坤湾如出一辙。其实，黄河里的沙洲是很富有诗意的，春秋时节，有芦苇掩映，有雀鸟盘旋，或者有农民种了的大豆、棉花、玉米等农作物兀自芬芳。《诗经》里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爱情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样的沙洲之上。而此时被流凌冰封的沙洲，正像苏轼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”中的寂寞，而我恰如李白“心闲且未去，独立沙洲傍”里的白鹭。

堤岸下，先是一弯白雪绕着堤岸，这让人有些惊异，在没有下雪的日子里，这里怎么会有了雪呢？这时，只见一块块浮冰随着滔滔的水流直冲而来，沿着岸边翻滚摩擦，一层层雪花就这样越积越厚，越积越宽，越积越长，形成雪花绕堤的景致。白雪之外，黄河水仍然是那么野性张扬，泥沙的面目像凶猛的漩涡，奔腾的力度，依旧如往日的威猛和彪悍。一朵朵或大或小的冰花，独行着，集结着，断断续续，浩浩荡荡，随着水流翻腾着，绽放着，一时间粗犷的黄河多了些铁血柔情的味道。每一朵冰花下，都是一块坚硬的浮冰，浮冰与浮冰摩擦重叠，在咯吱吱的声音中，冰块四周泛起晶莹的花边，鬼斧神工，美不胜收。一河的冰花，就这样在奔流中绽放着，在绽放中奔流着，自北而南，无所顾忌地涌向吴王渡的浮桥。早在两天前，浮桥就在河东的这边桥头卸了四只桥船，打开一个四五十米的缺口，任由它们“闯关过卡”。

走近桥头，裹挟着浮冰的河水像战鼓激越，千军万马，疯也似地一路厮杀而来。六百多米宽的黄河，骤然紧缩到如此狭窄的缺口，后浪推着前浪，前浪又回拦后浪，冰借水势，水借冰威，循环往复，吵吵嚷嚷，美丽的冰花散去，大如磨盘的冰块直愣愣地撞击浮桥的船身，迸发出惊雷炸裂、震耳欲聋的轰鸣。浮桥的船体是铜墙铁壁做的，冰块是柔弱如水的水做的，如此的粉身碎骨和荡气回肠，是生命的无奈，也是使命的必然。

我看见冰块在河水中左冲和右撞，看见冰块在波涛中腾跃和沉沦，看见冰块在船壁上撞碎和避开，跌跌撞撞地，不管不顾地，视死如归地，面朝大海，跃过这逼仄的缺口。无穷无尽的冰花，此起彼伏的冰块，奔腾不息的冰河，和一个人一样，有理想中的灿烂，有现实中的坚硬，也有岁月中的执着。

顺着眼前的流凌向上望去，东岸的黄河像一条银色的长龙，呼啸而来，那冰花俨然龙鳞，层层叠叠，闪闪发光。西岸的黄河，那接天连地白茫茫的雪原冰川，严严实实地封冻了桀骜不驯的波涛。更远处，自西向东，由冰凌层叠而成的冰塞冰坝，长城一样，巍峨而神秘，把汹涌的流凌横截到东岸的吴王渡。韩愈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意境，应该就是这样的情形吧。

流凌一窝蜂似地冲过浮桥的缺口，转瞬又是一河的冰花荡漾，绵延而去。此刻，来时的白日也变成了红日，静静地挂在河西那边的山头上，守护着一河的苍生，由远而近，在流凌的河面上倒映出无数个红日，冰花镶上了金边，河水变成了橘红，一河的金碧辉煌，向海而去。

突然间觉得，流凌的黄河同样也了不起。



大河湾 那山那水那圪梁

石民岗 作

品鉴

谁人解得壶中意 任取冰心可鉴真

——读毛迎春诗集《一蓑烟雨》感赋

一蓑烟雨葱茏

□雪馨
半世浮华沉寂，
一蓑烟雨葱茏。
随心收得意千盅。
尽为真本色，
足以慰萍踪。
醉里几多豪迈，
言来犹自从容。
看山看水不相慵。
高情追碧落，
驰誉在河东。

迎春弦诵竞追寻

□秦晓舟
一蓑烟雨沐翰林，
青玉案前流雅音。
天地风华关冷暖，
散人灵秀任浮沉。
三千小字寄情远，
几度高怀牵梦深。
诗酒饮罢曾半醉，
迎春弦诵竞追寻。

万卷古今月下奇

□孙爱国
凭栏笑看雀鸣枝，
半世阴晴鬓有丝。
酒客登楼谁买赋，
散人濡笔漫吟诗。
一窗昏晓樽前淡，
万卷古今月下奇。
料得南山云起处，
风中长发不须疑。

直挂云帆浩气萦

□尚振东
苏轼壮怀太白风，
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轻名淡利唯诗酒，
爱国亲民乃性灵。
心系江山歌盛世，
笔抒胸臆赋豪情。
纤尘不染澄明月，
直挂云帆浩气萦。

漫寻诗卷赋情真

□卫浩然
畅怀平生天地新，
漫寻诗卷赋情真。
胸怀五岳无尘界，
烟雨一蓑惟散人。

诗笺

故乡 雪花的家

□晓寒

雪花 紧抱着故乡的肩
亲吻着故乡每一寸肌肤
雪花带来一大把惊喜
麻雀觅食的雀跃
是故乡最激动的心跳

雪花不来
父亲便戒掉老白干的瘾
雪花不来

母亲便熄灭红泥炉的烟
雪花很重 是父亲给田野
撒的一把碎花银
雪花很轻 是母亲给田野
盖的一床鸭绒被

雪花 开在冬天里的花
不招蜂引蝶
不争风吃醋
故乡的土壤
永远是雪花暖暖的家